

明

紀

冊
三

明紀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簑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命以原官入閣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比行邊諸邊文武大吏橐鍵郊迎恆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歸裝千輅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 封左都督方銳爲安平伯皇后之父也 辛亥吉囊寇大同殺指揮周岐

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謝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 霍韜之被詔詰問也對請問之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

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迹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帝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二月左春坊左司直任瀚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報復自引還給事中周來劾瀚帝令自陳瀚語侵掌詹事霍韜帝怒勒爲民翁萬達遷浙江右參政張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涖廣西經進萬達及張岳於毛伯溫伯溫與岳語數日曰交事屬君矣萬達亦言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終爲下策伯溫然之乃會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及經萬達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文盛以副使鮑象賢領中哨萬達獲安南諜者丁南傑解其縛厚遇遣之怵以天朝兵威莫登庸大懼珣景之

孫也 日本貢使至京乞賜新勘合部議勘合不可遽給務繳舊易
新貢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從之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臺官言當食不食帝喜以爲天眷 王廷相言遼東總兵官馬永善
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爲罷市喪
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鎮並立祠永爲將厚撫間諜得敵人情僞故
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論者以永與梁震有古良將
風 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擢洗馬鄒守益太常寺少卿掌南京
翰林院夏言欲遠之也御史毛愷言守益不當投散地請留侍東宮
以阻成命謫寧國府推官 夏五月工部尙書蔣璠致仕京師營建
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及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璠
以爲言請停不急之工豪家所匿軍畢出在任年餘募直大減 先
是以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
雇役廩食視班軍戶部尙書李廷相嘗量給之及梁材代廷相堅執

不與勛劾材帝命補給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會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饟銀募工材言今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帝遂責材沽名誤事六月落職閒住歸未幾卒年七十一當是時大臣多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帝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沙賊黃良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江淮總兵之故乃復設以都督僉事湯慶爲之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 辛巳瓦剌部長款塞 秋七月癸卯吉囊入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於宣平敗之壬子又敗之於桑乾河 戊午振江西災 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流漸微命總河都御史郭持平治之 合肥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言所化金銀皆仙物用爲飲食器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勛進之帝帝立召與語大悅陶仲文又薦之朝用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加

勛歲祿百石朝用請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又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思習修攝術八月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寺卿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翬舉者哉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錦衣獄丁丑予杖百杖未畢而卒監國議得寢而廷臣益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祠日亟矣 韃靼別部入平虜城劉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劉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尙文令立功九月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敗欲自寧夏去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延綏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 仇鸞陵柳珣令

戎服謁珣不聽鸞劾珣珣亦自訴帝責鸞輕傲己酉召還卽以珣代
毛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莫
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
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卽遣使詣翁萬達乞
降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築
壇鎮南關張御幄置幙以待 冬十月庚申罷各處礦場從給事中
曾鈞之奏也 甲子顧鼎臣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
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釐定崑山無城言於
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十一月操江都
御史王學夔蘇松副使王儀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
秩一等 莫方瀛已死莫登庸帥從子文明及部目二十四人囚首
徒跣匍匐叩頭壇上進降表毛伯溫稱詔赦之復詣軍門匍匐再拜
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并

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汪文盛之功居多 丙辰慈寧宮成 帝有疾

旣而瘳喜陶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尙書仲文起筮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邵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所居黃岡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城代督促甚急公私騷然 十二月贊善羅洪先

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洪先歸益尋求王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輓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陳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人才吏事國計民情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卽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帥友人躬振

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嘗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爲營之固辭不可 張經

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偏城邑請設參將一員駐劄瓊州分守

王杲之振河南也還朝薦王慎中可重用

二十年春正月大計吏部注慎中不及夏言在禮部慎中與相忤遂內批以不謹落職慎中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稱曰王唐 免南畿被災稅糧 韃靼犯寧夏總兵官李義禦之鎮朔堡敗

之 二月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御史楊爵上書極諫

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且奔競成俗賂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頽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

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尙書嵩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遠修雷壇以一方土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卹是豈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兪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立於

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徒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自周相得罪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

疏上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
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仍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
校尉周宣稍左右爵受譴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
爵屢瀕於死處之泰然 段朝用術不驗其徒王子巖攻發其詐帝
執子巖朝用付錦衣獄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郭勛貲事既敗帝亦
寢疏勛 吉囊寇甘肅總兵官楊信敗之尋寇蘭州參將鄭東戰死
夏四月己未毛伯溫送莫文明等至京帝大喜命削安南國爲安
南都統使司授莫登庸都統使世襲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
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黜陟廣西歲給大統
曆仍三歲一貢以爲常更令覈黎寧真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
其祀事否則已之寧後遷漆馬江 辛酉九廟災燬成祖仁宗主奉
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帝后主亦奉安景神
殿 胡汝霖偕同官聶靜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

人嚴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錦衣獄訊治俱鑄級調外汝霖旣謫
官乃請解於嵩反附以進 敕王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
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 戶部主
事周天佐言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
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
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
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
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
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所以怒爵果有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
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
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錦衣衛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
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

訊而已比屍出獄皦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大興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之死之酷也 戚賢劾郭勛擅作威福罔利虐民諸事因及尙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鏗呂柟魏校程啓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賢嘗陳考選庶吉士請屬徇私之弊爲夏言所惡及是言滋不悅斥畿僞學激帝怒謫賢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 丙子詔行寬卹之政 郭持平治河久弗效徐呂二洪竭漕舟膠五月降俸戴罪而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以旂至請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濟漕運從之 戊子侍郎潘鑑都御史戴全分往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南京禮部侍郎崔銑致仕尋卒贈尙書諡文敏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掌南京 翰林院侍讀學士鄒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

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 秋七月辛酉俺答及其

屬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豔

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巡撫

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尙書樊繼祖總督宣大兵懸賞

格購俺答阿不孩首 免河南陝西山東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

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而兼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

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

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劾廷相徇私慢上廷相適

以御史所覈聞惟勛侵最多京師店舍至千餘區帝令勛自奏而責

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副都御史胡守中劾勛以族父憲理刑東廠

肆虐無辜帝置勿治 晉府輔國將軍表桺謀襲交城王爵秦府永

壽王庶子惟熲與庶長孫懷璿爭襲皆重賄嚴嵩嵩許之八月御史

葉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辨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

置嵩不問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夏言皇太子服制言報疏有
譌字帝切責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庚辰令以少保尙書大
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己上禦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旣蘊忠謀
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 俺答阿不孩吉囊大舉入犯俺答下
石嶺關趨太原吉囊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詔起都御史翟
鵬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饟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禦之鵬
馳至山西俺答已飽去而吉囊部衆復入副總兵丁瑋遊擊將軍周
宇戰死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給事中邢如默等應詔會薦邊
才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
王洙與焉給事中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諭
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拂公議
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
出如默於外置鑾不問 召毛伯溫掌都察院事伯溫力薦翁萬達

張岳於朝且言岳可南達可北也二人遂得任用

初夏言撰青詞

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言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領之初帝用言官言給勛敕與王廷相陳鏹同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其作姦植黨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敕語帝大怒責其強悖無人臣禮言所厚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且言交通張延齡帝益怒九月乙未下勛錦衣獄尋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復移法司定罪給事中劉大直劾勛亂政十二罪請併治刑部郎中錢德洪據獄詞當勛絞廷臣欲坐勛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帝雅不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錦衣獄所司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